

沙海里的那抹绿

■徐小龙 翁文龙

军营纪事

车驶出县城。窗外是连绵起伏的沙丘,像凝固的黄色海浪,单调得让人昏昏欲睡。许久,一点细碎的绿意骤然刺破漫天黄土,撞入我们眼帘——那是一片沙枣林,枝叶在热风中颤动。林木掩映间,一座半地下建筑静默伫立,灰黄色的土墙只露出一人多高的上半截,像是从沙海里长出来的。

这是某部“地窝子”哨所。踏入低矮的地窝子,呼啸的风沙声稍减,可细碎沙粒依旧顺着窗缝、门缝渗人。

这里的沙似是有生命,无孔不入地钻进官兵的饭碗、被窝。哨长陈克钊已经在这里待了14个年头,摸透了这风沙的脾气。

说起风沙,来自新疆伊犁的上等兵祖力亚原本是不服气的。可在这里待了不到一周,他只能苦笑:“伊犁的风是风,沙是沙,这里的沙是刀子。”一天夜里,沙尘暴突袭,地窝子的窗户被吹得咣当作响。祖力亚睡得迷迷糊糊,感觉有东西往鼻子里钻,一摸,是细沙。第二天起床,他抖被子,沙粒簌簌落下,洒了满地。

四川籍列兵董宇森感触更深。有一次吃午饭,狂风卷着沙粒从门缝灌入,米饭上瞬间铺了一层灰黄。他夹起一筷子,嘴里咯吱作响,像在嚼碎石子。

二级上士常德志至今还记得他到哨所的第一顿饭。那是2017年初的一天,战友们特意为一位山东籍新兵准备了白面馒头。饥肠辘辘的常德志拿起馒头大口咬下,瞬间察觉异样——馒头

感 念

唐山,我的家乡。

1976年7月28日凌晨,一场罕见的强烈地震摧毁了唐山。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连同其辖区被夷为平地。

那一年,我刚上初中。我仍记得,地震发生的前几天,天气出奇地热。人蔫蔫的,家禽与牲畜蔫蔫的,大田里的庄稼也蔫蔫的;有生产队机井发生喷冒,黄鼠狼成群乱窜,鱼儿在池塘里乱蹦,蜻蜓成群低飞……蹊跷事有很多,可家家户户都处在酷暑的煎熬中,只盼着来一场大雨,散一散挥之不去的暑气。

那天凌晨,我被一声巨响惊醒,醒来后天旋地转,窗外有一大片骇人的天光。家里的火炕像筛子似的瑟瑟发抖,锅碗瓢盆被晃得摔在了地上。我不管不顾往外跑,却几次被门框顶回来……好在求生的本能让我捡回了一条命。我站在空地上,抱着肩膀瑟瑟发抖。眨眼间,家没了,村子也没了,远近熟悉的景物面目全非,整排的房屋顷刻间沦为瓦砾。

没等我回过神来,瓢泼大雨骤然而降。天像被捅破了个窟窿,雨下个不停。逃出来的人缩着身子找地方躲雨,却发现已经没有地方可去。幸存下来的乡亲们你看着我,我看看你,眼中写满惊惧与无助。

直到解放军来了,我们才喝上了热汤水。那种遇到亲人的感动让现场父

喀掉进了碗里。

不久前,上等兵小黄收到外婆离世的噩耗。突如其来的悲痛让这位年轻的战士失声痛哭。知晓情况后,几名战友轮流陪伴他。在这里,他们是一家人,要彼此依靠。

这里的官兵,用最朴素的坚守,在沙海里筑起了一道比钢筋混凝土更坚固的脊梁。

二

入夜,我们伫立在地窝子门外,天地沉寂。突然,一阵狗吠打破宁静。那声音为寂寞辽阔的大漠添了几分鲜活气息。

哨所养过狗猫,也养过鸡鸭鹅甚至鸽子。但沙漠对生命的宽容度实在太低,外来犬只难以耐受这里的高温,常中暑殒命;鸡鸭禽类更难存活。盛德华曾养过一窝鸽子。那原本是准备过节宰杀的肉鸽,可看着它们咕咕叫的样子,他实在下不了手。一年下来,鸽子繁殖到近30只,成了哨所的独特风景。然而,一场突如其来的强沙尘暴过后,他们再也没有见到那些鸽子。

上个月,哨所里的一只母狗下了8个狗崽,官兵翻出最软的旧棉絮给它们垫窝。常德志说,他刚来时,总爱和狗说话,给它讲家乡的山山水水。当狗摇着尾巴用温热的头蹭他的腿时,寂寞似乎也减轻了许多。

天光破晓,塔克拉玛干迎来一阵难得的细雨。沙枣林间,一群麻雀翩然而至,穿梭枝头,叽叽喳喳。

“这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绿色生机,连飞鸟都舍不得离去。”陈克钊望着那些灵动的身影,满眼笑意。

草木抽芽,生灵栖息,这片人工种植的绿意不仅留住了飞鸟,也守住了沙

唐山记忆

■王利军

万难中帮我们重建家园。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支撑,没有人民子弟兵的救援,没有来自天南地北的亲人们的帮扶,唐山或许早已不复存在。而幸存下来的人们,或许也只能沿着旧社会难民的老路,去逃荒要饭……沿着这一思路,我攥住了作品的主题——废墟被踩在脚下,生命被高高举起,而这一主题的捍卫者,是解放军!

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,我像背着一座山,开始了艰难的行程。

空旷的院落里,树木生出新芽,枯叶又随风落下;鸟儿在树枝上搭窝,叽叽喳喳又多了几只新的生命……每天,送饭的大嫂轻手轻脚地端来饭菜,又悄声离开。

我握着画笔,在水泥地上爬来爬去,像一只蜘蛛无声地结网。多少个雷鸣电闪之夜,我守着我的“唐山”,泪水溢出眼眶却浑然不知;多少回眼前暗影浮动,耳边传来走廊有声的幻觉;多少回我忘了自己身在何处,仿佛又回到那1976年废墟之中的家乡……历尽煎熬,我心中的那座“唐山”,终于血肉丰满。

画作上,天幕低垂,夕阳如血的背

漠里珍贵的生机与希望。

三

在塔克拉玛干,树不仅是一种植物,更是生命的象征,是扎根心灵的守望。

在沙漠里种树,是一场人与天地的漫长角力。这里原本一根草都没有,为了种活树,官兵成了“愚公”。他们从几十公里外拉来黏土,一车车卸下,再一锹锹换掉四五十厘米厚的沙土。白杨没能种活,槐树没能种活,唯独沙枣树活了下来。

官兵照顾沙枣树很是精细。他们顶着烈日除草,生怕杂草抢了树苗的养分;绿毛虫能一夜之间把树叶啃光,他们就一只一只地抓;他们把洗脸水沉淀后再浇树,舍不得浪费一点。

如今,哨所周围已有好几排沙枣树。这些树并不高大,树干虬曲,树皮粗糙,像哨所里饱经风吹日晒的战士。今年,官兵又种下了几排胡杨,时不时就会去看看,量量树干长粗了多少。这些树,就像他们的孩子,承载着希望。

盛德华退伍那天,特意来看这些树。他抚摸着粗糙的树皮,眼眶湿润。大漠的风吹过树叶,沙沙作响。

树扎根在贫瘠的沙土里,任凭风吹日晒,始终屹立不倒。官兵也是一样,把青春扎进这片土地。

今年,他们开始尝试种花。在院子里,官兵种下几株月季,搭上小巧的遮阳棚。他们盼望着那些花儿能在沙海里绽放,为这抹绿色增添更多亮丽的色彩。

站在沙枣树下,我们望向地窝子。这座半地下的简陋营房,在万顷沙海之中是那样小,又是那样沉稳坚实。

沙海依旧,风沙依旧,但那抹绿,永远不会褪色。

景下,军人犹如耸立的高山。他们坚实的臂膀、裹着血布的头部、袒露的肌肤、刀刻的脸庞以及为拯救生命甘愿跪在废墟上的体态,构成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。这昭示着一方水土承重抗压的韧性,也昭示着中华民族不惧天灾人祸的底气。

50年了。唐山日月刷新,以从未有过的雄姿屹立在冀东大地。我曾沿着越来越宽展的回乡之路无数次往返,也曾行走大江南北,造访多地……每当看到城市新貌,看到百姓生活安稳,看到山清水秀、国泰民安,我便愈发为《唐山抗震救灾》的创作初衷而感到自豪。

让我记挂 in 心的,是当年临危受命冒死冲进地震废墟的那些官兵。曾经以年轻的血肉之躯撑起唐山,而今已步入晚年的他们,是否安好?他们是中国军人的缩影,是中华民族脊梁。有这样一群不怕牺牲、英勇战斗的军人,唐山有幸,国家有幸,人民有幸!

思绪至此,我脑海里再次回荡起诗人艾青滚烫的诗行: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!

唐山的记忆,将鞭策我一生。

记 忆

我始终记得听到那支雄壮有力的歌曲那天。

“我是一个兵,来自老百姓,打败了日本侵略者,消灭了蒋匪军……”歌声越来越远,队伍很长很长。望着那支队伍从学校门前走过,我心情激动,久久不能平静。

1972年冬,我终于穿上向往已久的绿军装,戴着大红花,在乡亲们的锣鼓声中,走进人生的大熔炉。

新兵训练结束后,我被分配到炮兵连侦察班。清晨,我们迎着第一缕阳光,扛上炮队镜、方向盘,背上计算工具,穿梭于乡野田间,往返于山上山下,就像夏日里燃烧的一团火。

一日夜晚,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响起。穿衣,打背包,拿器材,我们迅速在操场上集合。“敌情通报……上级命令我们,7日凌晨两点前,在围头半岛附近占领阵地,配合海空军,全歼来犯之‘敌’。”连长洪亮的声音在夜幕中激荡。

“出发!”

夜色朦胧。炮管昂着头,指向低垂的苍穹,在星月微光里勾勒出威武的剪影;军绿色的牵引车一辆接一辆地亮起车灯,穿透浓厚的雾霾,缓缓驶出营区。

“跟上,保持车距。”指挥车上传来的命令短促而清晰。

车队在夜色的掩护下滚滚向前。占领观察所,占领阵地,一切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。

接下来,我们指挥排的任务是架通有线线路,开通无线电台,测量计算出准确的射击装定诸元,以保障实弹射击,打击来犯之“敌”。

指挥所位置一确定,电话班班长就提起一线拐,飞也似的跑了出去,将线一米一米地往外放。前面有条小沟,班长一跃,跨了过去。突然,电话线勒进班长的虎口,鲜血顺着手往下淌,滴在脚下,可他顾不上止血,只是拼命地往前跑。

终于,线架通了,耳机里传来电流的“滋滋”声。“通了,通了!”电话班班长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
尽管时间已经过去50多年,可电话班班长当时的身影,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线路通了,我们侦察班的计算结果还没算出来。计算兵埋头苦算,笔尖“沙沙沙”地响着。“阵地坐标,×××;观察所坐标,×××。”计算兵报来了坐标,我

蹚

■罗光辉

河

在地图上一比照——糟了,相差甚远。怎么办?我望着河的对岸,急得团团转。若从头开始重新测量计算,时间肯定来不及。

12月的闽南,河水未冻,风是冷的。我快步下河,没有犹豫,一步、两步……水中的泥沙陷着脚步,水声哗啦啦地响起。上岸后,我端着地图,掏出指南针,拿起望远镜,看山上的山脊线,看树冠倾斜的方向,看土地庙的方位。

我用手指挥尺量出坐标后,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指挥所,计算兵很快算出了射击诸元。

“轰!轰!”炮弹一发一发地射了出去。

“命中了!全命中了!”指挥所传来了欢呼声。

演习结束,回到连队,连长拍着我的肩膀:“干得漂亮!”全营总结大会,营长说:“这次实弹射击演习,7连用的射击诸元,全部都是他们连自己测算出来的,这在我营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”

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:“人生就像爬山,人生犹如蹚河,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,一个脚窝一支歌……”

那次蹚河,是我军旅生涯里永远闪光的记忆。



我们的队伍向太阳

■凌行正

南下大军浩浩荡荡
奔赴江南人民的解放
盛夏,酷暑,挡不住前进步伐
暴雨、雷电,打不断铁流成行

雨水淋湿的背包压在肩上
泥汙山路磨破草鞋几双
打满血泡的脚板疼痛难忍
教导员走到身旁
将我的背包背在背上
还将他拉着的竹竿塞进我的手掌

“小同志,这是锻炼、考验,
像当年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一样,
咬咬牙挺过最困难时刻,
方显出革命战士的勇敢坚强!”
整个行军队伍爆发热烈回响
“苦不苦,想想长征两万五!”
“累不累,想想革命老前辈!”
宣传队的同志们
一口气翻过那道山岗

我们来到一个乡镇的十字路口
宣传队在这里摆下“战场”
队长带领写标语的小组



长 征

第 6741 期